



【人生履痕】

文 张希纯

1958年的某一天上午，姆妈带着一只方凳去弄堂最末端的39号底楼客堂间“生产组”上班。那年，我六岁。姆妈是传统的家庭主妇，年过不惑的她，感觉只是去参加集体劳动，挣点小钱补贴家用，对“单位”、“工作”毫无概念。“大跃进年代”，上海很多和姆妈一样的“全职太太”，在“解放妇女劳动力”的号召下，成为自食其力的社会人。姆妈去上班的地方是典型的手工作坊，所在的生产组有三十多人。刚开始是承接防护纱手套的加工，她们用钩针把细纱将手指套与掌套连接，使纱手套成为完整的手套。没多久，手套工场改为承接上海金属制品厂产品“别针”的后序加工包装业务，因此称之为“别针组”。弄堂里还有纸盒组、围巾组。

姆妈的工种是拣别针，在离桌面约一尺的日光灯下，将有微小瑕疵的别针挑出。她如此每天重复着同样的动作，辛勤劳作，一直坚持到1976年。那些年，这些如同农业生产合作社般的里弄生产组，并没有严格的退休制度，工资按日计，俗称“七角头、八角头”，就是干一天七角钱、八角钱，能拿到九角钱一天是



【岁月留痕】

文 朱志林

新冠疫情的反复，打乱了我原本在今年春节期间出游和聚会的安排，还得安安稳稳地宅家躲避。好在比去年春节来势凶猛的情形要缓和了许多。去年的春节期间，我和居民区里的一众志愿者扑在小区的值守执勤中，忙得不亦乐乎。今年春节，我可以读书看电视，甚至发呆静思，怎么舒服怎么来。悠闲中，我扫视着书橱，《青春的记忆》跃入眼帘，思绪的镜头开始回放——

这是一册当年“荒友”(北大荒知青)自发改撰的嫩北农场11分场知青相册。2012年的春节前夕，编印告竣。那晚，申城的夜空下起了碎片似的雪花，我如约来到淮海中路汾阳路口的一个街角，等候荒友老广送书给我。那晚，开车送我去接书的女婿怕我冻着，从车里拿出一件大衣要我披上。我说，一点也不冷。我知道那是心理作用，心里热乎，抵御着寒冷。雪花在闪烁的霓虹灯下飘飘洒洒，雪花变得五彩缤纷，我还是第一次在霓虹灯映照下观看彩色的雪花，等候变得不再急躁。老广终于出现了，相迎握手，没有过多的寒暄，分手道别。我紧紧握着装有相册的塑料袋口，生怕雪花淋湿了相册。此刻，我是巴不得一步跨进家门，立马阅读荒友们花了大半年心血编撰

我在里弄生产组做过工

生产组顶级工资了。

时光进入20世纪70年代末，我从江西插队回上海也进了生产组，在长征制药厂“外包内做”。就是承接厂方的输液管、针套加工，以及消毒包装的工作。这个叫做“药组”的生产组里，除负责人外，20多位职工是清一色回沪知青。我们在师傅带教下，身穿白大褂，头戴白帽子，脚穿白跑鞋，如同医务工作者。我被分配做“甩管”工——在半成品台上用右手抓起一把约一米长的十几根刚清洗好的、湿淋淋的塑料输液管，捏紧，立正，顺时针用力甩几圈，逆时针再甩回几圈，如此顺之逆之数次，将管上的水滴基本甩干后放到另一个工作台上。然后再抓一把，继续甩……干这个“甩管”活的只有三位组员，一起甩起来时，哗、哗、哗的声音震荡屋内。刚学徒时，我时常节奏把握不当，一不小心就会与同事甩的管子“打起架”来，只要听得哗啦一声，我就知道自己又“豁边”了，连声“对勿起、对勿起”！如此这般，大组长看我总学不像样，便将我换了岗。

那是只需一个人操作的工序——将一卷卷的塑料管切割成用作装注射针的半成品“套子”。全套设备是：一只高凳，一个约一米高的长方形靠着墙壁的工作台以及桌上安装

的一台小型铡刀。我开始日复一日地做着同样的动作——开箱取出五卷塑料管放在铡台左边，拉出一段，用左手一起捏牢，放进铡刀，右手将其目测约模的长度拉入铡台另一边，然后右手将刀柄握入拳中，用适当的力一刀铡下去……就这样，孤独地闷声不响地干着、干着。我称之为天天“面壁思过”。

数月后，消毒车间缺个辅助工，组长调我去补缺，而将一位新进的组员安排在切管工岗位上了。五年后，外包内做的“药组”结束使命，我在被选去担任“青工政治轮训教师”前，服从安排，实实在地体验了几个月的“拣别针”活儿，深感姆妈十八个春秋的不易。

1980年代，众多生产组先后重组为街道工厂，又名“小集体”。我所在的“药组”归属沪江金属制品厂，大组长改称车间主任，日工资改为月工资，随后又加入了“36元”的队伍。当时，同伴们真是发自内心的兴奋啊！因为终于和全民单位的差距缩小了。

如从1958年算起的话，里弄生产组生存了24年左右。一个曾经养活两代人的谋生之处，功莫大焉。里弄生产组已经成为载入史册的一个历史名词，我的上述回忆可算作形象的诠释吧。

甚至还有点粗糙的自编书之兴奋。因为，读人家的书是理智的状态下进行，读印着自己青春年华的图和文，那是在穿越时光隧道，回味那已经逝去的青葱岁月啊！怎不叫人心潮澎湃。时隔九年，再度捧起《青春的记忆》，我依旧怦然心动。读着各位荒友写下的文字，风格迥异，时不时让我想起作者和自己曾经的接触和交往。一个个看似平淡的故事，却是饱含脉脉深情。顺着作者的叙述，自己会想到文中叙述的那个时空自己在干什么？想出来了，一身轻松；想不起来了，会抱憾叹息。

看着相册中那一张张老照片，那相片中的“你我他”，虽说衣着朴素，甚至衣冠不整，却是掩盖不住的勃发青春，那股气息仿佛透出画册钻入我的心灵。看着影像中张三那稚嫩的神态，会想到今日张三满脸褶子都能夹住蚊子，不禁哑然失笑。看着照片里李四那文静的模样，会想到她如今依然优雅的气质。那一张张老照片，串起那段历史，编织成荒友们的“感情网”。

看着看着，我按捺不住自己喷涌而出的情思，迅速打开手机，进入“嫩江荒友群”，写下如下这段文字——

各位荒友：今天是大年初一，一大早群里拜年帖频频跳跃，我翻阅着《青春的记忆》，仿佛又回到11分场，瞬间忘掉了自己已是古稀老者。我是属牛的，今年是我的本命年。我想把这种“无龄感”传递给荒友们，让我们精神抖擞地“奔八”。想念大家！

冬青礼赞

文 陈日旭

去菜市场买菜走出小区，路过隔壁弄堂，再越过新渔浦小桥。我有个习惯，一路之上，喜欢赏看路边的绿植，小区、弄口围墙边、河岸与步道间，满是冬青的身影映入眼帘。于是，至少是注目礼，季节变换，兴致来时，便会凑近定格细察。冬青又名四季青，盖因它一年四季绿色，且生命力强盛之故。据说，冬青还分乔木和花木两种，不过我多见的是花木一类，修剪得齐整划一，不太高的那种。冬青枝干灰白，紧紧相挨，团结得很；椭圆形的革质翠叶前端稍尖，边缘呈锯齿状；每到秋天枝桠间会结出米兰似的果实，经冬不落，可供鸟儿啄食果腹。

甫入新年，正逢开启数九寒天，上海遭“霸王级”寒潮侵袭，飘起雪花，河面封冻，四野一片萧杀。冬青虽有些落寞，但依然叶绿杆挺。早春二月，风意料峭中，其他树种尚无声息，但顽强的冬青已有绛红的顶尖冒出，齐刷刷的，仿佛小小的红蜡烛，向人们报告春天的信息。你看，那冒出的新笋似瓜子大小，展开的嫩叶油光发亮，仿佛涂上了一层蜡，滑溜溜的，显示出它坚强的生命力。我爱冬青的品格。

爱它的懂礼数，甘居人下，甚至退避三舍。放眼小区环境，冬青不是点缀墙根，就是作为阻隔空间的篱笆绿化、庭院美化，有时还会是高速公路的隔离带。它谦卑，甚至有些低下。它当然没有松柏那样矜持，杨柳那样婀娜，牡丹那样娇贵，玫瑰那样妩媚，却胸怀坦荡如砥，宠辱不惊。爱它的质朴坚强，不折不扣，忠于职守。你看，它日日夜夜像哨兵一样护卫着小区、道路，不论酷暑盛夏，寒冬腊月，坚守节操，绝不改变；有几次，因道路施工，它会遭蒙尘埃，是雨水冲刷，还它清白；工人不慎折断树枝，可无需多久，伤口处又长出新芽，照样茁壮成长；我甚至同情它甘居人下的处境，有自私之人，路过一片靠墙的冬青绿泽，朝它随口吐痰、扔烟蒂果皮、餐巾纸、易拉罐等垃圾，却忍辱负重，矢志不渝。

爱它的不择土壤，随遇而安。随你将它种在何处，无论阳光下、阴暗里，只要一入泥，它就蓬蓬勃勃活起来，且长青不衰，用永远的绿色，呵护一方，点缀大地，开始默默见证岁月沧桑。

我还爱冬青的默默奉献精神，它的种子、皮、叶，具有清热祛风、除湿解毒的药用价值。另外，木质也坚硬，可作细工材料……

春来了，人们自然把目光投向黄色的迎春花、粉色的桃花、紫色的丁香花、白色的玉兰花，唯有冬青暗自撑着一片油亮的绿色。严冬里，人们又诗兴大发：“大雪压青松，青松挺且直”；即便在庭院一角，也会吟诵“墙角数枝梅，凌寒独自开”之句；还有“岁寒三友”等溢美之词，连篇累牍，比比皆是。几乎无人怜惜冬青傲雪挺立、如武士般刚正不阿的形象。

忽而，我瞥见路旁穿戴着蓝色衣帽，埋头劳动的环卫工人，刹那间，视觉了仿佛出现了电影里的“蒙太奇”镜头，普通劳动者、丛丛相拥的冬青树，交替闪现，叠加变幻，分不清冬青和人群的具象，只是绿油油一片铺展大地，延伸天际……

我爱冬青，诚如我爱五行八作的芸芸大众一般；我赞美冬青，诚如我赞美平凡人生的不平凡！

俏也不争春 只诗凌寒笑

文 孙广平

这是我家门前的腊梅树，鹅黄色的花朵，星星点点，错落有致地点缀在枝头上，就像一群亭亭玉立的美少女，抿着微笑，怀抱憧憬，等待春天的到来。

傍晚，大门一开，浓浓的暗香扑面而来，直奔脏腑，沁入心肺。我和夫人不约而同发出感叹：这腊梅怎么这么香啊？！

前一阵，每当太阳从东方升起的时候，我和夫人就在这树旁练功打拳。每有邻居、朋友来串门，就坐在这树边，泡一壶铁观音，一边喝着茶，一边观赏满树的花瓣。闻着淡淡的幽香，高谈阔论，共话桑麻，甚是欢畅，让人陶醉。

朵朵腊梅寒冬开，便是人生快乐时。前一阵的五一、十一、春节，我都要回到这里，在春夏秋的季节里，牡丹、月季、紫薇、美人蕉等都开得姹紫嫣红，甚是好看。但现在归来，她们

早已零落成泥，树叶落尽，树杆枯萎。这时唯有腊梅最是耀眼，花型秀美多样，花色艳丽多彩，花香芬芳袭人。

“遥知不是雪，为有暗香来。”不经一番寒彻骨，怎得腊梅扑鼻香。腊梅不是骄傲的花，越是寒冷，越是风凄雪压，她开得越精神，越秀气。寒风呼啸，万里雪飘，唯有腊梅能在严寒中顶雪开放，傲视群芳。它有钢铁一般的意志和不屈不挠的顽强精神。难怪已故著名军旅作家阎肃写歌剧《江姐》的主题歌时，留给世人一首“红梅赞”。

观腊梅，不仅看其形态，品其芬芳。更重要的是欣赏腊梅的品质和风格。欣赏腊梅，就



是赞赏她不因没有彩蝶缠绕而失落，不因没有蜜蜂追随而沮丧的低调；欣赏腊梅，就是赞赏她不像桃花那样随波逐流，不像杨柳那样癫狂飘荡的踏实；欣赏腊梅，就是欣赏她甘

于寂寞，朴素纯洁，冰心玉骨，高雅不俗的风骨。这棵腊梅给了我很多心灵启迪。当初，我花两万元买了这棵梅树，夫人说我太奢侈，不值得。现在它给了我丰厚的回报——每当遇到严寒时，到树旁看看花，闻闻香，便少了一分寒冷，多了一分温暖；每当空虚无聊时，到树旁看看花，闻闻香，便少了一分寂寞，多了

一分充实；每当有朋自远方来时，到树旁看看花，闻闻香，便少了一分生疏，多了一分谈资；每当郁郁寡欢时，到树旁看看花，闻闻香，便少了一分颓废，多了一分坚强。

都说如今的社会太庸俗，其实谁也难以免“俗”。但只要我到树旁站一会，闻闻香，便少了一丝俗气，多了一分诗和远方；每当事务缠身时，到树旁看看花，闻闻香，便少了一分焦躁，多了一分淡定；每当阳光明媚时，到树旁看看花，闻闻香，与夫人照张像，合个影，便少了一分嫌隙，多了一分恩爱；每当情趣勃发时，到树旁看看花，闻闻香，来了灵感，有感而发，写上一段小文，与朋友分享，便少了一分疏远，多了一分热络。

这棵腊梅给我温暖，给我充实，给我坚强；让我升华，让我风雅，让我心向远方。我要给它奖赏，我要给它培土，我要给它施肥，让它慢慢生长，让它来年继续开花，让更多亲朋好友能够欣赏到它。